



复播后的电视剧《白鹿原》进程早已过半。由这部当代文学写作的扛鼎之作改编而成的各种影视作品,都赚足了人们关注。舞台剧演出和电影上映的时候,陈忠实先生还健在,如今电视剧姗姗来迟的时候,陈先生已经作古。厚重的《白鹿原》足以奠定陈忠实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而这部85集电视剧《白鹿原》也注定会成为2017年我们谈论国剧盛典时不能绕过的荧幕巨映。

小说《白鹿原》曾经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写作的最高奖项。同时,《白鹿原》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必读书目。小说一经问世,除了饱受争议,也迅速获得了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肯定,成为20世纪90年代“家族写作”“新历史写作”等的代表性作品,也自然俘获了相当数量的粉丝。相应地,对小说《白鹿原》的舞台改变和影视改编一刻也没有停止,从秦腔到话剧,从交响舞剧到2012年王全安导演的电影,2017年,终于迎来了电视剧《白鹿原》的放映。

和电影相比,85集的电视剧有足够的容量展开内容、铺设副线、雕刻人物、打磨细节。因而,电视剧《白鹿原》比电影《白鹿原》更加丰饶和充沛。

但是和小说原著比起来,电视剧对故事情节等做了非常大的改动,这是一部和小说不太一样的电视剧。

电视剧对小说原著的改编和突破,单单从电视剧的前面部分,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有些甚至充满了大刀阔斧改编的味道。

白鹿原 比电影更丰饶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颖

“推后”小说的故事

电视剧将《白鹿原》中爱恨情仇的故事,在时间上整体推后了,电视剧一下子就进入了北洋军阀时期。时间起点的推后,是电视剧相较于小说最大的改动。

同样讲述从晚清到共和国几十年来白鹿原的变迁,小说的时间点发端于晚清,晚清的段落比较长,很多精彩的故事是从晚清开始的,比如白鹿两家换地、种罂粟的故事等等。白鹿原上传奇故事的起点包含了两件神秘的事情,一是白嘉轩克死了前六房女人,一是传说中被白鹿走过的神奇的土地。出于种种考量,前者在电视剧中被简化为原上耸立的墓碑和开篇刻画白嘉轩娶妻之难的幕后背景,而后者则被改造成了被仙草焐热的神奇缘分和地下有水的科学主义。

在这个被淡化和改造的故事开端之后,电视剧立即将王朝易代的时间大背景提前了,第二集就安排了朱先生只身闯清营、三寸舌劝退二十万兵的故事,陡然将革命问题摆在了观众面前。小说中发生在晚清时间的许多故事,都被搬到了北洋军阀时期,因而电视剧故事的主体并没有过多的前清痕迹,“仁义白鹿村”核心价值的解体,也似乎发生在进入到北洋时代之后。而白鹿村的祖训和精神传统所遭遇“新”社会秩序的严重冲撞和改造,因之具有了鲜明的时代属性。

在时代背景发生改动的设定下,乡约鹿子霖的官方身份和族长白嘉轩的民间身份之间的冲突,除了性格、人际上的矛盾之外,还是新秩序、新价值和传统乡土秩序、乡土价值之间的对立和难以协调。禁赌、定《乡约》、修祠堂、办学堂,白嘉轩试图依靠传统精神价值挽救日渐迷乱和沉沦的乡民人心。而放赌、争权、奉迎、算计、对新秩序的阐释权等,鹿子霖的作为更带有投机、官僚、经营的“新”时代的逐利色彩,这对乡民人心的瓦解是现实而又高效的。

故事的推后,还导致了白孝文、白孝武、白灵这一辈人出生时间的推后。年龄是一个相对的问题,这是在故事内部逻辑上的必然推导。

被放大的白鹿

白鹿作为电视剧本故事的一个重大关节,其地位被大大提升和强化。小说对白鹿的叙述要比电视剧更加轻描淡写,与其说是一个段落,不如说更像一个遥远的背景。毕竟,电视剧与小说不同,更追求情节的离奇。把原著当中多少有些虚化的白鹿,当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灾难和事件来经营,等于增加了一个能够抓住人心的情节点。而小说追求的是叙事的结构和张力。

在电视剧中,白鹿的出现是白鹿村遭遇的一个重大的难关。作为白鹿的对立物,白鹿不仅仅是一只可怕的危险性动物,还代表了白鹿原人心的堕落。人们的恐惧绝不仅仅来自像桑老八家的羊被吮干了血这样的事件,更主要来自种植罂粟暴富之后,金钱或贪婪对人心的伤害。闹白鹿的时期,正是白鹿村罂粟种植失控的时期。一方面,乡党们在逐利的途中背弃了承诺。另一方面,聚赌、高利贷,富裕带来的人心失重日渐彰显,白嘉轩查禁赌博的疯狂状态,也是一种心魔。

从长远看,白鹿象征的动荡、灾乱,一直笼罩着白鹿原。兆海、兆鹏、孝文、孝武、黑娃、白灵们都长大了,新一代人给白鹿原带来的冲撞,远比闹白鹿深广。尤其被黑娃领进原上的田小娥,更是如白鹿一般,剥落了许多人的虚假和伪善。应该说,田小娥的悲剧,是白鹿原一次更大规模的人心沦陷。

白狼与白鹿遥相对应。所以,当白狼叼走由白鹿象征的白灵时,白灵的安然无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是剧本秉持的价值取向,是白鹿的庇护和祝福。而这些内容,是小说中不曾有的。

几个人物的调整

和小说相比,有几个人物的调整也是电视剧用心设计的结果。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白嘉轩的爸爸白秉德。在小说当中,白嘉轩出场的时候,他的爸爸白秉德早已经去世了。在电视剧里,白秉德以族长的身份活着,并且对白嘉轩提出了传宗接代的要求,原因在于,传宗接代才能够增加白嘉轩接任族长的可能性。白秉德的活着,为白鹿原故事的起点提供了一个充分的逻辑依据,带有“白鹿原前传”的意味。

徐先生的戏份也和小说中不一样了。他身上的迂腐冥顽,刚好和朱先生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形成对照,用以突出朱先生的形象。此外,更主要的是,徐先生的出场被安排成了以外人的眼光考量白鹿村仁义的目击者,是对白鹿村仁义的一次批判。

仙草是白嘉轩的妻子,她的身世、来历,与主干情节的紧密性,都被电视剧强化了,增加了很多小说中没有的内容。她具有了一波三折的身世,和白嘉轩之间有了命中注定般的姻缘,成为了白嘉轩置换坡上水地的原因。此外,她的包容、智慧、勇敢、能干,也成就了白家内部的安定。应该说,仙草是白鹿原上理想女性的化身。

电视剧和小说比起来,一定还会有许许多多不同之处,以上只是播出的剧集中,比较突出和具有重要价值的改编。在这样的开篇下,已经进程过半的《白鹿原》紧紧抓住了人们的心。更多好戏还在后头吧。

